

吴祖光读“文姬年”

孙焕英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文姬年”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支持是：在过去的那一年里，除话剧《蔡文姬》复排外，京剧、河北梆子等剧种又一轰而上新创演的蔡文姬题材的大戏。

说吴祖光读“文姬年”，这当然是一个假设——因为这位知识分子群体中说真话一族的代表人物已经不能视事文艺界的现实了。不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是前人创造的一种研究方法。

研究吴祖光读“文姬年”，得先从吴祖光看《王昭君》谈起。

在“历史为现实服务”论刚刚兴起的年代，曹禺紧跟形势，写了出戏名曰《王昭君》。其实，以王昭君为题材的各类文艺作品，早已很多。如戏曲《昭君出塞》，连汉马都不出汉关；如乐曲《昭君怨》，听了只让人落泪。那么，曹禺为什么又要另打锣鼓再开戏呢？他要实践“历史为现实服务”。于是，他把王昭君写成了为民族团结而荣耀的历史幸运家。吴祖光看了曹禺这种新作，深感意外和震惊。于是，便写了一首讽喻诗。诗曰：

巧妇能为无米炊，万家宝笔有惊雷。

从今不许昭君怨，一路春风到北陲。

并且，他还当面对曹禺说：“你太听话了！”

对吴祖光的这首讽喻诗，需要略加注解：

“巧妇能为无米炊”，指曹禺写《王昭君》在杜撰历史。这一句诗就充分表露出作者对用杜撰历史来“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坚决否定和极度不屑。历史是，王昭君北去，甚至连个汉朝廷主动的“和亲政策”都谈不上，王昭君只不过是一件被强权外交的索要者看中了的贡品。将她写成团结大使，岂非“巧妇”的“无米”之“炊”？“万家宝笔有惊雷”一句很巧。万家宝为曹禺名，而“宝笔”、“惊雷”则是对曹禺及其作品的反讽。“从今不许昭君怨”，是说曹禺将一个悲剧异化为一个喜剧，

而且成了模式，只准昭君愿意，不准昭君怨恨。

“一路春风到北陲”，春风得意马蹄疾，这是曹禺《王昭君》的主旨，也恰恰是吴祖光讽喻诗的诗眼。曹禺虽然在自作多情，而北陲人仍传说：王昭君根本没到北方，她半路里投黑水河死啦！装作王昭君北去的，是个宫女！

再说蔡文姬。

蔡文姬是一个比王昭君更悲惨的悲剧人物。第一，他不仅谈不上是“和亲”，甚至连王昭君这样的体面贡品都谈不上，她是被掠者掠夺走的一个落难民女。但到了“文姬年”里，文姬戏却对此羞羞答答，(不羞羞答答不好办。如果把蔡文姬被掠被霸占写成“民族团结”，那日军侵华罪行又如何写？须知，以前匈奴和汉也是两个国家呀！)拐弯抹角把蔡文姬写成了“民族团结到北陲”。第二，她被掠以后，度日如年(见蔡文姬自述诗《胡笳十八拍》)，和霸占者同床异梦(见程派京剧《文姬归汉》)。但在“文姬年”的文姬戏里，蔡文姬却是对异国无限深情，无限留恋；和霸占者成了颇有青梅竹马影子的不可割舍的关系。显然，“文姬年”中的文姬戏作者，比曹禺为妇更巧、有笔更宝；文姬戏比《王昭君》在编造历史方面响雷更惊。

再回到吴祖光读“文姬年”上来。

吴祖光读“文姬年”，将会怎样？

第一，他肯定要来说话。你想，对于《王昭君》那样的戏，他还忍不住要写诗讽喻，而比《王昭君》更为荒诞、更为危险的“文姬年”，他会不说话么？你想，他对和自己有几十年交情的老友曹禺还要当面指责，而对戏坛上半路里杀出的程咬金，他还会客气么？

第二，他肯定很难说话。你想，那急于建立政绩工程的文化人，好不容易弄出了个“文姬年”，你吴祖光评头品足，把他们的政绩放在了什么位子上？他们审查文姬戏，代表文化官员的声音，你吴祖光唱反调，要干什么？你批评么？那你就是复辟“文革”的大批判！你持异议么？看看那些“历史为现实服务”的人们同意不同意、答应不答应！

第三，吴祖光肯定要来说话而肯定很难说话，那么，那就让历史来替他说话吧——既然当今出了个“文姬年”，那为什么将来不可以出个“年文姬”呢？既然当今在虚说文姬，那为什么将来不可以又实说文姬呢？

吴祖光读“文姬年”，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责任编辑 原旭春